

TIANHUANGYURENZHUAN

天皇裕仁传



天皇裕仁传

刘汉全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徐小丽

天皇裕仁传

刘汉全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哈尔滨龙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1 12/16

字数: 200,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7,000

ISBN 7-207-02346-4/K·230 定价: 5.90元

本书由法文版转译。原著爱德华·贝尔。

目 录

第 一 章	纵论裕仁	1
第 二 章	童年时代和明治天皇	17
第 三 章	少年时代和太子妃事件	35
第 四 章	欧洲之行和不吉利的1923年	49
第 五 章	裕仁即位和张作霖事件	67
第 六 章	继位	84
第 七 章	三月阴谋与奉天事变	100
第 八 章	谋杀的年代	113
第 九 章	天皇机关说	123
第 十 章	二·二六兵变	134
第 十一 章	芦沟桥事变	152
第 十二 章	南京大屠杀和 731 部队	165
第 十三 章	天皇近臣和中国战线	177
第 十四 章	三国军事同盟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186
第 十五 章	大东亚战争方针	200
第 十六 章	日美谈判	210
第 十七 章	决定开战	221

第十八章	偷袭珍珠港	234
第十九章	从胜利走向失败	244
第二十章	战败前夕	260
第二十一章	战与降	274
第二十二章	鹤鸣	286
第二十三章	保住皇族血脉	222
第二十四章	前途未卜	311
第二十五章	东京审判	325
第二十六章	战后	337
第二十七章	晚年	350
主要人物表		361

第一章

纵论裕仁

1945年9月27日，一次异乎寻常的会见使日本2600年未曾被征服过的英名付诸东流。

这天早晨十时，一列与昔日不同的车队从皇宫大门徐徐开出，越过护城河，穿过遍地废墟瓦砾的东京街头，爬向一座小山丘。车队由五辆车组成，两辆车上载满警察和宫廷卫兵，一辆“奔驰”车两侧各有一名摩托车手护行。对于至高至尊的天皇来说，这种仪仗的规模实在是简而又简了。

“奔驰”车里，日本天皇裕仁正襟危坐。他瘦小，胡须细密，下巴微微向后倾斜，衣冠齐整，上身穿黑色礼服，下身穿条纹长裤，头戴大礼帽。他这身装束同他那辆“奔驰”车一样陈旧而古老。在此后的三年里，天皇一直把着装看成事关声誉的大事，总是旧衣简装，以象征性地表示他同国民患难与共。此时，在9月的这个早晨，天皇一行正行驶在通往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路上，他将在美国使馆的客厅里与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会面。这次会面象征着日本的失败，也象征着天皇本人向国家的新主宰俯首投降的诚意。

美军通讯部队的一名中士摄影师为这次会面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瞬间。麦克阿瑟的副官福比昂·鲍尔一定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中士摄影师只有几分钟的拍照时间。拍完一张后，他怕不保险，要求再拍一张，“万……”，麦克阿瑟将军轻轻点了一下头，表示应允。第二张一拍完，将军打了个响指，当即把中士打发走。多亏将军决策英明，准许拍了两张照片。第一张照片天皇闭着眼睛，不能用。第二张也颇为滑稽，过分突出了伟岸的美国将军与瘦小的日本天皇之间的对比。麦克阿瑟将军上身穿着一件普通衬衫，未打领带，下身穿着一条灰色军裤，双手插在裤兜里，站在脑袋只到他肩膀的天皇身边。美国人脸色阴沉，没有一丝笑意，棱角分明的颌骨处于一种恼怒的姿态。裕仁天皇的面部表情则仿佛凝固在一种似笑非笑的僵硬状态中，显出一种听天由命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

日本报纸的主编们看到这张照片大受刺激，拒绝登载这种侮辱性的照片，但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指示不容抗拒。意外的是，这张照片比以后的任何诏书都更令日本国民爱戴自己的天皇。他是那么脆弱，那么明显地在分担着他的人民的不幸。

麦克阿瑟穿着的随便不仅使日本主编们气愤，也使几乎所有日本读者愤慨。他们认为，在这种场合下，将军至少也应该穿军礼服。在麦克阿瑟的思想里，此事毫无不敬之处，他不是穿着和所有美国占领军军官同样的军装吗？当他后来听到日本人的反应时，他感到十分惊异。他认为自己为了免使天皇受窘，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天皇拜会的消息事先未向报

界澄晃，会见的安排也未列入公开发布的日程表上。当“奔驰”车随另外两辆车驶入使馆时，卫队竟不知该向谁敬礼。上级只说一位重要人物将要来访，命令他们表现出特殊的敬意。负责拍下这历史性时刻的中士摄影师也只是在拍照时才知道来访者的身份。不过鲍尔觉得麦克阿瑟故意将双手插入裤兜，“以清楚地表明他是主人”。

天皇一定觉得这天早晨所发生的一切都有点令他难堪。从一开始他便受到冷遇。迎接他的是麦克阿瑟的副官邦纳·费勒斯将军。副官客气地同他握了一下手，说道：“欢迎您，先生，认识您很高兴。”陪裕仁来了九个宫廷官员，使麦克阿瑟的部下有点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安置他们。鲍尔回忆道：“我们原以为他只身前来，或者至多由一名侍从陪同。”最后宫内省的九名官员被安置在楼下的另一个小客厅里。这些官员中有宫相松平恒雄及天皇的近臣和亲信内相木户幸一。两人在前一天为这次会见准备了几小时。麦克阿瑟的军事助手兼翻译鲍尔临时接待这些廷臣。大家就座后，默默无语，气氛十分沉闷。鲍尔左右照顾，全力周旋。他喜欢日本歌舞伎，便借题发挥，希望激起谈兴。“日本人彬彬有礼，但依然少言寡语，显然心不在焉。”鲍尔回忆道。

天皇的紧张是明显的，也是有理由的。三周前，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那天，重光葵外相顺舷梯爬上甲板，这对一位年逾七旬而且只有一条腿的老人来说确是一件异常艰苦的事。待他终于登上军舰时，已精疲力竭。他缓缓气，定了定神，请求给他一杯水，遭到美国海军上将哈尔西的拒绝。现在裕仁真不知道自己将受到何种待

遇。当时他提出拜会麦克阿瑟的请求时，只得到一个冷冰冰的回答：可以。

鲍尔回忆道：“裕仁似乎紧张得要死。我在接过他的礼帽时，发现他的手直打颤。他在客厅门口看到麦克阿瑟，向将军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得很低，同仆人一样低。”麦克阿瑟同天皇握了一下手，说：“欢迎您，先生。”他随后表示，鲍尔可充当客人的翻译，但是如果客人愿意，也可以用客人自己的翻译，麦克阿瑟将军并不坚持要有一个美国人在场。裕仁立即命令他的翻译冈田留在身边。

三人在客厅的一张矮桌周围坐下，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会谈似乎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天皇把自己的翻译留下是有道理的：他要讲的话是那么微妙，那么难以启口，很难让一个外国人来翻译。他不知道，麦克阿瑟将军的夫人琼·麦克阿瑟正隐蔽在一个幕布后面，记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后来麦克阿瑟对他的亲信说：“天皇既害怕又紧张，但极力掩饰，不露声色。我尽了最大努力使他松弛，但我理解他的痛苦和屈辱是多么巨大，多么可怕。看到一个至尊至圣的人物降尊纡贵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难过。”有一刻，他递给天皇一支香烟，天皇“如此紧张，双手发抖”。麦克阿瑟为他点着香烟。香烟是麦克阿瑟在最后时刻想到的细节。就在天皇到达的前几分钟，他突然想起问鲍尔：“他抽烟吗？”将军自己只抽烟斗，鲍尔把自己的一包香烟塞给了他。

如果美军中能有人使天皇松弛下来的话，那就只能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了。明治年间，他曾作为他的父亲老麦克

阿瑟将军的副官，陪父亲在日本一直住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麦克阿瑟向裕仁提起他的这段经历，天皇露出笑容，坚冰就此打破。麦克阿瑟谈到，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曾为在日本作战部队中蔓延开来的霍乱而心急如焚。明治天皇对老麦克阿瑟将军说，最糟的是士兵们根本不肯服用抗霍乱药片。

麦克阿瑟对裕仁说：“我父亲给你祖父出了一个主意，在每盒药里放一张天皇敕令：天皇要求他的每个士兵每四小时服药一片。明治天皇采纳了这个建议，疫病很快被遏制住。”

这时，气氛开始缓和，但还有几个微妙的时刻。裕仁对美国占领军的行为和克制颂扬了一番，麦克阿瑟则对天皇在此艰难时刻领导日本人民表示赞赏。以后的谈话就不那么拘束了。麦克阿瑟对天皇终止战争表示赞扬。天皇回答说，这也取决于其他因素。他解释说：“在广岛遭到轰炸之前，和平的决定是无法做出的。”

麦克阿瑟于是向裕仁提出一个后来无数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象他这样一个强大到足以终止战争的君主却未能防止战争呢？裕仁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就我个人而言，最痛心的是想到战争给英国王室带来的后果。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我曾访问英国，受到英国王室最友善的礼遇……当时我甚至没想到过反对我的谋臣。再说，即使反对了也无济于事，他们会把我关进疯人院，甚至可能杀死我。”

“一个君主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冒此危险。”麦克阿瑟说。裕仁做出出人意料的回答，鉴于当时情况，这个回答反映出裕仁即是固执的人物，也是出色的牌手。他说：“当时我并未明

确感到我们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就是今天，我也不太清楚历史家们究竟将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何人。”然而，他做出想必是极其痛苦的努力，对麦克阿瑟将军说：“对于我的人民在战争中所做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我是唯一的责任者。为此，我特意前来接受您所代表的盟国的审判。”

这当然只是一个姿态而已。广岛投弹两个月之后，天皇就已经明确知道，麦克阿瑟不想看到他作为战犯受审，人们也几乎肯定不会要求他逊位。他的天皇身份，即使有所修改，也不会完全被废除。麦克阿瑟将军也并非不知道天皇了解所有这些情况。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暗示是社会关系中的一种主要表现手段。天皇作为替罪羊负荆请罪，实际上是向公众暗示，占领军不会对日本过于严厉，特别是在“战犯”条款方面。如果美国当局对天皇都决定予以宽宥，又怎么会严惩他忠诚正直的臣仆呢？

麦克阿瑟将军向裕仁明确表示，美国无意象殖民国家那样行事。会见共进行了35分钟。据美国战地记者保罗·曼宁回忆，会见结束时，“双方知道他们可以为复兴日本和恢复日本人民的荣誉而携手合作。他们彼此表现出敬意，礼貌和明显的好感……他们知道他们将在未来的占领工作中同心协力。”对裕仁而言，这次可怕的会见成为他个人的一次胜利。他后来对木户幸一侯爵吐露，麦克阿瑟曾真诚地征询过他的意见！木户幸一在日记中写道，麦克阿瑟表示：“天皇所处的地位使他最了解日本政界的主要人物。今后，我很想知道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临行时，天皇向木户侯爵打听一开始在使馆门前迎接他的那位将军的姓名。后来他给邦纳·费勒斯将军寄去一张他用英文题词的照片。对一位尚被视为神的君主来说，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表示，同时也说明他虽深居幽宫却十分了解西方的社交技巧。崇敬的表示接踵而至：会见后不久，良子皇后给琼·麦克阿瑟送去一大花篮鲜花，麦克阿瑟夫人为此致函“皇后陛下”，表示感谢。紧接着，天皇又赠给将军暨将军夫人一个镶金漆木文具盒。专家对文具盒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此盒虽属珍品，但并不太古老，制于19世纪德川幕府时代。将军夫人闻此不免略感失望。

这次会见是天皇个人在战后取得的首次胜利，麦克阿瑟迅速予以承认。他对自己的参谋部说：“裕仁是天生的皇帝。会见时，我明白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高贵人物’。”他对一位来访者承认：“起初，我抱着严厉对待他的想法，但很快就觉得没必要如此。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麦克阿瑟从未向他的顶头上司杜鲁门总统报告过他与裕仁在使馆会谈的内容。这似乎是失职，但他有意如此。裕仁天皇曾表示，希望把他们的会谈不仅看成是非正式的，而且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对于他们首次以及以后的所有会谈（占领结束前共有十次左右），麦克阿瑟始终尊重裕仁天皇的愿望。即使后来日本外务省官员得到天皇同意，曾就会谈内容询问过天皇的翻译，麦克阿瑟仍守信如初。多年后，福比昂·鲍尔回忆道：“当时华盛顿的反日情绪如此强烈，如果麦克阿瑟报告说天皇要求承担战争全部责任，国务院的‘左派’必然会高呼：‘好极了，那就审判他’”

吧。”两人后来会谈的内容一直保存在外务省的一份“绝密”档案中，严禁外传。

1946年元旦，裕仁同人民发表了“新春宣言”。在这篇经过精心准备和反复推敲的宣言中，天皇正式否认了自己的“神格”。他说：“是互信、互爱和互敬，将朕和你们，人民，时刻联系在一起。我们之间的联系并非简单地建立在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把天皇看作活着的神，视日本民族优于其他一切民族，并因此而认为它具有统治世界的天职，是一种虚妄的观念。我们的联系绝非建筑在这种观念之上。”

“新春宣言”还表达了天皇的主要忧虑：“朕料想，由于我们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败了，我们的人民可能会因惊惧不安而陷入绝望的深渊。令朕深为担忧的是，异端邪说正在败坏伦理常纲，道德观念的淡漠已造成精神上的混乱。”一些美国记者在报导这段话时，虽离原文甚远，但却也做了正确的发挥：“一些过激倾向蔓延开来，人民正失去道德意识的控制。”《芝加哥太阳报》记者马克·盖恩曾写道，1945年12月，日本各学校已用便装天皇御照取代戎装天皇御照。一种新的思想开始笼罩着盟军最高司令部。据麦克阿瑟的“日本事务科”副科长卡迪斯上校说，将军认为“天皇已经以其对占领的无条件支持抵偿了他过去的错误。”麦克阿瑟的第一副官考特尼·怀特尼将军对报界说：“如果在天皇为盟国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之后，仍将他作为战犯交付审判，我会觉得我们背信弃义。”

裕仁的历史有如一团乱麻，难以理出头绪，特别是在天皇决定投降之后到美国占领军到达之前这段短暂的时间内，

几乎所有秘密档案均被付之一炬。投降前不久，宫相下令焚毁宫内一切“敏感”文件，外务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以及陆海军总长也都在所辖范围内下达了同样的命令。下属执行这些命令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负责审理日本战犯的法庭前来收集证据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可供查阅的材料，这与纳粹机构留下的堆积如山的文件形成强烈对比。

时隔四十几年，回顾当时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奇特。1945年3月，由于裕仁天皇在以袭击珍珠港为高潮的各种事件中负有责任，他以战争罪受审的可能是极其现实的。不只是苏联坚持要求把他送上被告席并希望日本君主制被废除，许多国家也都有此愿望。澳大利亚希望逮捕他，认为日军完全无视日内瓦公约，残暴屠杀和虐待澳大利亚战俘，裕仁对此视而不见，罪责难逃。新西兰持有同样观点。美国有一股强大的舆论，认为在美国首次空袭日本本土时，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当中，许多人惨遭杀害，而天皇袖手旁观，没做任何可以试图拯救他们生命的努力，裕仁理应遭到同样命运。1945年9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共同决议，明确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要日本裕仁天皇作为战犯受审。”负责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亦称东京审判）准备起诉材料的美国、英联邦和中国等国小组的许多成员都认为应将裕仁列入被告名单。1945年8月以后获得解放的那些饱受摧残、奄奄一息的战俘们，要求惩办裕仁的呼声自然更高。然而他们的愤怒较之死了几百万人口的中国对裕仁的仇恨，则显得微不足道了。日本对中国的罪行始于1931年9月的“柳条沟事件”（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官精心策划了这次阴谋，借机将满洲置于日本控制之

下。次年发生“上海事变”，杀戮几千中国人。自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惨案暴行接连不断，^①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人还在一些极端秘密的试验室里，以中国战俘做试验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活体试验……艾森豪威尔甚至寄给麦克阿瑟一份由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拟写的“三军联合参谋长指示”，提醒他裕仁不一定会免于因战争罪而受审，总司令部和盟军最高司令部应汇集有关他的材料并寄往华盛顿，以使首都的官员对他的命运做出裁决。

在任何其他政治环境中，一个具有日本那种战争行为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将受到审判，也许会被处决。此外，人们可以注意到，在纽伦堡，许多被告为了远比这轻微的责任而受到审判。可以说，1945年的“菲律宾审判”和1948年的“东京审判”，简直就象一出仿效正义的滑稽剧——一出没有丹麦王子出场的《哈姆雷特》悲剧。

二战结束时，主张审判天皇的看法占压倒优势。但是今天，暗示天皇应该为袭击珍珠港和造成几百万西方人和亚洲人死亡的各种事件受到某些指责，会被视为对天皇的卑劣而不公正的“攻击”。一个热爱和平、受制于左右而无能为力的裕仁的形象已被普遍接受。在西方，唯一对此形象提出异议的著作，是戴维·贝尔加尼尼的《日本的帝国主义阴谋》。这部著作遭到一批大学专家如此激烈而凶猛的攻击，以致作者成为被辱骂和嘲弄的贱民。在充满敌意的攻击和批评的沉重压力下，戴维·贝尔加尼尼过早地离开人世。

贝尔加尼尼的错误在于他欲图不惜一切代价地表明，裕

仁自成为皇储之日起，便在其行为中表现出施展阴谋的愿望。他还试图证明，裕仁有意在关键岗位上安插亲信，准备军事扩张，剪除一切赞同“北进”（对苏联采取行动以收回过去属于中国的部分西伯利亚地区）而不赞同“南进”（武力征服东南亚）的人。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由于他研究工作的随意性和为证明其观点而不惜歪曲事实的做法，使得这个错误愈显严重。此外贝尔加尼尼还对整个日本表现出一种略有些偏执狂的态度，这可能与他个人经历有关。战时，他还是个普通平民少年时，曾被日本人扣押在菲律宾。他经历了和巴拉德自传体巨著《太阳帝国》中的小吉姆同样可怕的艰难困苦。

笔者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也没有要不惜一切代价证明的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在东南亚，是印度军队中的一名年轻的低级军官，曾有机会看到日本士兵，不过那时他们已经是遵守纪律、肯于合作的战俘了。但是作为记者，我经历了自五十年代初以后所发生的许多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从而养成了一种“探测谎言”的本能。民主制度本身是那么热衷于一种精心安排和巧妙利用的宣传方法，因此凡是散发着这样一种宣传气息的事情，都使我存有戒心。推卸裕仁天皇责任的宣传做得精妙绝伦，令我叹为观止。裕仁对其前二十年统治中造成创伤的一切事件竟毫无责任。这并不是日本独创的现象，麦克阿瑟本人对天皇的态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战争结束之前，他已得出结论，如果取缔天皇头衔，甚至连日本的社会结构都可能支离破碎。罗斯福战时最亲近的顾问之一，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C·